拍案驚奇

聞人生野戰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衖

詩曰：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若是三生應判與，直須慧劍斷邪思。

話說世間齊眉結髮，多是三生分定，盡有那揮金霍玉、百計千方圖謀成就的，到底卻捱个空；有那一貧如洗、家徒四壁，似司馬相如的，分定時，不要說尋媒下聘，與那見面交談，便是殊俗異類，素昧平生，意想所不到的，卻得成了配偶。自古道：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見得此一事非同小可，只看從古

至今有那崑崙奴黃衫客許虞候那一班驚天動地的好漢也只為從險阻艱難中成全了幾對兒夫婦直教萬古流傳奈何平人見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鷄弔狗滚熱了又妄想永遠做夫妻奇奇怪怪用盡機謀討得些寡便宜枉玷辱人家門風直到弄將出來十个九个死無葬身之地說話的依你如此說怎麼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騙的到底無事怎見得便个个死於非命看官聽說你却不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說就是些閒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緣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緣

凑着自然能令奸騙的保身没事前緣償了便可收心為此也有這一輩自與那癡迷不轉頭送了性命的不同如今且說一个男假為女奸騙亡身的故事蘇州府城有一豪家莊院甚是廣濶莊側有一尼庵名曰功德庵也就是豪家所造庵裏有五个後生尼姑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姓王乃是雲游來的又美麗又風月年可二十來歲是他年紀最小却是豪家主意推他做个庵主元來那王尼有一身奢遮的本事第一件一張花嘴數黄道白指東話西專一在官宦人家打踅那女眷們没一个不被他哄得撥機的

第二件一付溫存情性善能體察人情隨機應變的諧謔第三件一手好手藝又會寫作又會刺繡那些大戶女眷也有請他家裡來教的也有到他庵裡就教的又不時有那來求子的來做道場保禳災悔的他又去富貴人家及鄉村婦女誘約到庵中作齋庵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要留宿的極便所以他庵中沒一日沒女客來住或在庵過夜或幾日停留又有一等婦女赴庵一次過再不肯來了的至於男人一個不敢上門見面因有豪家出告示禁止游客閑人就是豪家妻女在內夫男也到嫌疑恐怕罪

如此狀上事如何說不得蒼二成也然非此不致殺身

四分五落的却待躲避衆皂隸一齊動手把那嬌嬌嫩嫩的一个尼姑橫拖倒拽捉將下來拽到當面勘了他臥房在那里到裡頭一搜搜出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又有簿籍一本開載明白多是那宿婦女姓氏月期細註某人是某日初至某人是某人薦至某女是元紅某女元係無紅一一明白理刑一看怒髮衝冠連四尼多拿了帶到衙門裡來庵裡一班女眷見捉了衆尼去不知甚麽事發一齊出庵僱轎各自回去了且說理刑到了衙門裡喝叫動起刑來堅稱身是尼僧並無犯法理刑又取穩婆

尼熱 小心

進來逐一驗過多是女身理刑沒做理會處思量道若如此這些汗巾簪釵如何解說喚穩婆密問道難道毫無可疑穩婆道止有年小的道个尼姑雖不見男形卻與女人有些兩樣理刑猛想道從來聞有縮陽之術既這一个有些兩樣必是男子我記得一法可以破之命取油塗其陰處牽一隻狗來餂食那狗聞了油香伸了長舌餂之不止元來狗舌最熱餂到十來餂小尼熱癢難熬打一个寒噤騰的一條棍子直統出來且是堅硬不倒衆尼與穩婆掩面不迭些刑怒極道如此奸徒死有餘辜喝叫拖番夾打四十

又夾一夾，提教他從實供招來蹤去跡，只得招道：「身係本處游僧，自幼生得似女，從師在方上學得採戰伸縮之術，可以夜度十女。一向行白蓮教，聚集婦女奸宿，雲游到此庵中，有衆尼們愛留住，因而說出能會縮陽爲女，便充做本庵主，多與貴夫人小姐們來往。來時誘至樓上同宿，人多不疑。有到引動淫興，調得情熱，方放出肉具來，多不推辭。也有貞正不肯的，有个淫咒迷了他，任從淫慾，事畢方解，所以也有一宿過再不來的。其餘盡是兩相情願，指望永遠取樂，不想被爺爺驗出，甘死無辭。」方在供招，人見豪家

毒著

聽了妻女之言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寫書來囑托討饒理刑大怒也不回書憑把汗巾簿籍封了送去豪家見了羞赧無地理刑乃判云

審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首抹紅粉以溷朱顏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為入幕觀音抽玉筍合掌禪床孰信為尼為尚脫金蓮展身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鵲入鳳巢始合關雎之好蛇游龍窟竝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廢其居火其

書方足以滅其跡。討其心。剜其目。不足以蓋其辜。

判畢。分付行刑的。百般用法。擺佈備受慘酷。那一个扮圓也似的和尚。怎生熬得過。登時身死。四尼各責三十。官賣了。庵基拆毀。那小和尚屍首。拋在觀音潭。開得這事的。都去看他。見他陽物纍垂有七八寸長。一似驢馬的一般。盡皆掩口。咲道。怪道內眷們喜歡他。平日與他往來的人家內眷。聞得此僧事敗身死。了好幾个。這和尚奸騙了多年。卻死無葬身之所。若前此回頭自想。道不是久長之計。改了念頭。或是索

性還了俗要个妻子過了一世可不正應着看官們
說的道奸騙的也有沒事這句話了便是人到此時
得了些滋味賺了心肝直待至死方休所以凡人一
走了這條路鮮有不做出來的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是男扮爲女的了而今有一个女扮爲男偷期後
得成正果的話洪熙年間湖州府東門外有一個家
姓楊老兒亡故一个媽媽同着小兒子并一个女兒
過活那女兒年方一十二歲一貌如花且是聰明乖
只從小的三好兩歉有些小病老媽媽沒一處不想

到、只要保祐他長大、隨你甚麼事也去做了、忽一日、媽媽和女兒正在那里做繡作、只見一个尼姑步將進來、媽媽歡喜接待、元來那尼姑是杭州翠浮菴的觀主、與楊媽媽來往有年、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騙舌之人、平素只貪些風月、菴裡收拾下兩个後生徒弟、多是通同與他做些不伶俐勾當的、那時將了一包南棗、一瓶秋茶、一盒白菓、一盤栗子、到楊媽媽家來探望、叙了幾句寒溫、那尼姑看楊家女兒時、生得如何、

體態輕盈、丰姿旖旎、白似梨花帶雨、嬌如桃瓣

隨風緩步輕移裙拖下露兩竿新笋含羞欲語領緣上動一點朱櫻有餘對涉不生心便是魯男須動命

尼姑見了問道姑娘今年尊庚多少媽媽答道十二歲了諸事倒多伶俐只有一件沒奈何處因他身子怯弱動不動二病四痛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爲這一件上常是愛怕擔憂尼姑道媽媽可也曾許个愿心保禳保禳麽媽媽道咳那一件不做過求神拜佛許愿禱星只是不能離身不知是什麽悔氣星進了命再也退不去尼姑道這多是命中帶來的請

到不犯孤辰忌、犯紅鸞耳

把姑娘八字與小尼推一推看、媽媽道、師父元來又會筭命、一向不得知、便將女兒年月日時、對他說了、尼姑做張做智、筭了一回說道、姑娘這命、只不要在媽媽身伴、便好、媽媽道、老身雖不捨得他、離眼前今要他病好、也說不得、除非過繼到別家去、却又性急裡沒一个去處、尼姑道、姑娘可曾受聘了麽、媽媽道、不曾、尼姑道、姑娘命中犯着孤辰、若許了人家時、這病一發了不得、除非這个着落方合得姑娘貴造、自然壽命延長、身體旺相、只是媽媽自然捨不得的、不好啟齒、媽媽道、只要保得沒事時、隨着那里去何妨、

女姑庵 叙

尼姑道、媽媽若割捨得下時、將姑娘送在佛門、做个世外之人、消災增福、此爲上着、媽媽道、師父所言甚好、這是佛天面上功德、我雖是不忍抛撇、譬如多病多痛死了、沒奈何走了這一着罷、也是前世有緣、得與師父厮熟、倘若不棄、便送小女與師父做个徒弟、尼姑道、姑娘是一點福星、若在小菴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輝、實是萬分之幸、只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師父、媽媽道、休恁地說、只要師父擡舉他一分、老身也放心得下、尼姑道、媽媽說那裏話、姑娘是何等之人、小尼敢怠慢他、小菴雖則介寒、靠着施主們看覷、身

長髮仍哉

衣食不致淡泊、媽媽不必掛心、媽媽道、既如此、待選个日子、送到菴便了、媽媽一頭看曆日、一頭不覺簌簌的掉淚、尼姑又勸慰了一番、媽媽揀定日子、留尼姑在家住了兩日、僱隻船、叫女兒隨了尼姑出家、母子兩个抱頭大哭一番、女兒拜別了母親、同尼姑來到庵裡、與衆尼相見了、拜了師父、擇日與他剃髮、取法名叫做靜觀、自此楊家女兒、便在翠浮菴做了尼姑、這多是楊媽媽沒主意、有詩爲証

弱質雖然爲病磨　無常何必便來拖
等閒送上空門路　却使他年自擇窩

你道尼姑爲甚撺掇楊媽媽叫女兒出家元來他自
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全要那幾个後生標緻徒
弟做个牽頭引得人動他見楊家女兒十分顏色又
且媽媽只要保扶他長成有甚事不依了他所以他
將機就計以推命做个入話唆他把女兒送入空門
收他做了徒弟那時楊家女兒十二歲上情竇未開
却也不以爲意若是再大幾年的也抵死不從了自
做了尼姑之後每常或同了師父或自己一身到家
來看母親一年也往來幾次媽媽本是愛惜女兒的
在身邊時節身子畧畧有些不爽利一分便認做十

姑息之愛每如此

分所以動不動憂愁思慮離了身伴便有些小病却不在眼前倒省了許多煩惱又且常見女兒到家身子健旺女兒怕娘記掛口裡只說舊病一些不發過此那媽媽一發信道該是出家的人也倒不十分懸念了話分兩頭却說湖州黃沙衖裡有一个秀才複姓聞人單名一个嘉字乃是祖貫紹興因公公在烏程處館超籍過來的所以泮交才到了這年十七歲堂上有四十歲的母親家貧未有妻室為他少年英俊又且氣質閑雅風流瀟洒十分孝行朋友中沒一个不愛他敬他的所以時常有人資助他至於熱遊

耍飲一發罷他不得但是朋友們相聚多以閑人生不在爲歡一日正是正月中旬天氣梅花盛發一个後生朋友喚了一隻遊船拉了閑人生往杭州耍子就便往西溪看梅花閑人生禀過了母親同去一日夜到了杭州那朋友道我們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明日進去便叫船家把船撐往西溪不上个把時辰到了泊船在岸閑人生與那朋友步行上崖叫僕從們挑了酒盒相挈而行約有半里多路只見一个松林多是合抱不变的樹林中隱隱一座莊觀周圍一帶粉墻包裹向陽兩扇八字墻門門前一道溪水甚

是僻靜兩人走到菴門前閒看那菴門掩着裡面却像有人窺覷那朋友道好个清幽菴院我們扣門進去討盃茶喫了去何如聞人生道還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緊轉來進去不遲那朋友道有理有理遂閒游步便去頃刻間走到兩人看梅花時但見

　　爛銀一片碎玉千重幽馥襲和風質午異香還較遜素光映麗日西子靚粧應不如綽約幹能傲氷霜參差影偏宜風月騷人題咏安能盡韻客孤盤何日休

兩人看了閒玩了一回便叫將酒盒來開懷暢飲天

色漸暮，覺來酒已將盡，兩人喫个半酣，取路回舟中來，卻將天已昏黑，只要走路，也不及進庵中觀看。急急下船，過了一夜。次早扒木場上，晰不題。且說那个庵正是翠浮庵，便是楊家女兒出家之處。那時靜觀已是十六歲了，更長得儀容絕世，且是性格幽閑，日常有這些俗客私來，也有注目看他的，也有言三語四挑撥他的，眾尼便嚌唆攛陪殷勤撥送，他只淡淡相看，分毫不放在心上。閒常見眾尼每幹些勾當，只做不知，閉門靜坐，看些古書，寫些詩句，再不輕易出來走動。也是機緣湊泊，適纔聞人生在菴前剛看時，恰

好靜觀偶然出來閑步在門縫裡窺看只見那聞人生逸致飄翩有出塵之態靜觀注目而視看得仔細見聞人生去遠了恨不再趕上去飽看一回無聊無賴的只得進房心下想道世間有這般美少年豈非天仙下降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个便把終身許他也不是一對好姻緣奈我已墮入此中這事休題了嘆口氣噙着眼淚正是

啞子漫嘗黃栢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看官聽說但凡出家人必須四大俱空自已發得念盡死心塌地做个佛門弟子早夜修持凡心一點不

發人猛省　壺不淺

動，却纔算得有功行。若如今世上小時憑着父母蔭，做動不動許在空門，那曉得起頭易，到底難，到得大來，得知了這些情欲滋味，就是強制得來，原非他本心所願。為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穢了禪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奉勸世人，再休把自己兒女送上這條路來。閒話休題，却說聞人生自杭州歸來，在家閒又過了兩个多月。那年正是大比之年，聞人生已從道間服得頭名，此時正是六月天氣，却不甚熱，打點束裝上杭。他有个姑娘在杭州關內黃主事家做孤孀，要去他庄上避暑，闔家搬去，房舍都空幾時，看了

出行的日子、已得朋友們資助了些盤纏安頓了母親、催了隻航船、帶了家僮阿四、携了書囊箱籠、出東門正行之際、岸上一个小和尚、説着湖州話、叫道、船是上杭州去的麽、船家道正是、遂一位秀才舉相公上去的、和尚道既如此可帯小僧一帯、船金依例奉上、船家道、師父杭州去做甚麽、和尚道、我出家在靈隱寺、今到你家探親、却要回去、船家道要問艙裡相公、我們不敢自主、只見那阿四便鑽出船頭上來、嚷道、這不識時務小禿驢、我家官人正去鄉試、要討采頭、撞將你這一件禿光光不利市的物事來、去便去

不人只罵如此

不去時我把水兒帑上一頓水皆你洗潔靜了那个亂代頭你道怎地叫做亂代頭昔人有嘲誚和尚說話道此非治世之頭乃亂代之頭也盖爲亂那二字音相近阿四見家主與朋友們戲謔曾說過故此學得這句話罵那和尚和尚道截不截問一聲也不冲撞了甚麽何消得如此號開人生在艙裡聽见推窓看那和尚且是生得清秀嬌嫩甚覺可愛又見說是靈隱寺的和尚便想道靈隱寺去處山水最勝我便帶了這和尚去與他做个相知往來到那里做下處也好慌忙出來喝住道小厮不要無理鄉里間的師

與聞人所見正相反

父既要上杭時便下船來做伴同去何妨豈是緣分該如此船家得了這話便把船攏岸那和尚一見了聞人生喫了一驚一頭下船一頭瞅着聞人生只顧看聞人生想道我眼裡也從不見這般一个美麗長老容色絕似女人若使是女身豈非天姿國色可惜是个和尚了知他施禮罷進艙裡坐定却值風順拽起片帆船去如飛兩个在艙中各問姓名了畢知是同鄉只說着一樣的鄉語一發投機聞人生見那和尚談吐雅致想道不是个庸僧只見他一雙媚眼不住的把聞人生上下只顧看天氣暴暑聞人生請他

寛了上身单衣和尚道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相公請自便看看天晚喫了些夜飯關人生便讓和尚洗澡和尚只推是不消關人生洗了澡巴自困倦捹倒頭只尋睡了約四也徃梢上去自睡那和尚見人睡靜方滅了火解衣與關人生同睡却自翻來覆去睡不安穩只自嘆氣見關人生已睡熟悄悄坐起來伸隻手把他身上摸着不想正摸着他一件䟦尖尖硬篤篤的東西摸了一把那時關人生正睡來伸个腰那和尚流水放手輕輕的睡了倒去關人生却已知覺想道這和尚倒來惹騷恁般一个標緻的想是餂

父也不饒他倒是慣家了我便兜他來男風一度也
使得如何肉在戶邊不喫閒人生正是少年蕩興的
時節便爬將過來與和尚做了一頭仲將手去摸時
和尚做一團兒睡着只不做聲閒人生又摸去只見
軟圞圞兩隻奶兒閒人生想道這小長老又不肥胖
如何有恁般一對好奶再去摸他後庭時那和尚却
像驚怕的流水翻轉身來仰臥榛閒人生却待從前
面抄將過去纔下手却摸着前面高聳聳似饅頭般
一團肉却無陽物閒人生倒吃了一驚道這是怎麼
說問他道你實說是甚麼人和尚道相公不要則聲

我身實是女尼因怕路上不便假稱男僧聞人生道這等一發有緣放你不過了不問事孫跳上身去那女尼道相公可憐小尼還是个女身不曾破肉的從容些則个聞人生此時慾火正高那里還管挨開兩股徑將陽物直搗無奈那尼姑含花未慣屄和而怎當聞人生興發忙施雨與風遷延那四方沒其身那女尼只得蹙眉齧齒忍耐半晌時雲收而散聞人生道小生無故得遇仙姑卻是厮禮參禮須道住止詳細好圖後會女尼便道小尼非是別處人氏就是湖州東門外楊家之女為母親所悞將我送入空門今在

西溪翠浮庵出家，法名靜觀。小里庵中也有來往的，都是些俗子村夫，沒一个看得上眼。今年正月間，正在門首閒步，看見相公在門首站立，儀表非常，便覺神思不定，相慕已久。不想今日不期而會，得諧魚水，正合夙願，所以不敢推拆，非小尼之淫賤也。須相公勿認做萍水相逢，須為我圖个終身便了。聞人生道：尊翁尊堂還在否？靜觀道：父親楊某亡故已久，家中還有母親與兄弟，昨日看母親來，不想遇着相公。相公曾娶妻未？聞人生道：小生也未有室，今幸遇仙姑，年貌相當，正堪作配，况是同郡儒門之女，豈可埋沒

于此須商量个長久見識出來、靜觀道我身已托于
若必無二心但今月事體匆忙一時未有良計、小菴
離城不遠、且是僻靜清涼、相公可到我菴中作寓、早
晚可以攻書、自有道者在外打齋、不愁薪水之費、亦
且可以相聚、日後相個機會、再作區處、相公意下何
如、聞人生道、加此甚好、只恐同伴不容靜觀道、菴中
止有一个師父、是四十以內之人、色上且是要緊、兩
个同伴多不上二十來年紀、他們多不是清白之人、
平日與人來往、盡在我眼裡、那有及得你這樣儀表
若見了你、定然相愛、你便結識了他們、以便就中取

事只怕你不肯留那有不留你之事閑人生聽罷歡喜無限道仙姑高見極明既恁地來早到松木場連我家小厮打發他隨船回去小生與仙姑同徃便了說了一回兩个摟抱得有興再講那欲娛起來正是

平生未解到花關　倏到花關骨盡寒
此際不知真與夢　幾回瞻得抱頭看

事畢只聽得晨鷄亂唱靜觀恐怕被人知覺連忙披衣起身船家忙起來行船阿四也起來伏侍梳洗吃早飯罷趕早過了關阿四問道那里歇船好到黃家去問下處閑人生道不消得下處了這小師父寺中

有空房我們竟到松木場上岸罷船到松木場只說要到靈隱寺僱了一个脚夫將行李一擔挑了聞人生分付兩四道你可隨船回去對安人說聲不消記念我只在近師父寺裡看書場畢我自回來也不須教人來討信得打發了看他開了船聞人生纔與靜觀僱了兩乘轎擡到翠浮菴去另與脚夫說過叫他跟來霎時到了還了轎錢脚錢靜觀引了聞人生進菴道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處過科舉的衆尼看見笑臉相迎把聞人生看了又看愈加歡愛殷殷勤勤的陪過了茶收拾一間潔淨房子安頓了行李吃過

衆妖究覺者也

夜飯洗了浴少不得先是那菴主起手快樂一會此後這兩个你爭我奪輪番伴宿靜觀情態不來兜攬讓他們歡暢衆尼無不感激靜觀滿孚月餘聞人生也自支持不過他們又將人參湯香薷飲蓮心圓眼之類調養聞人生無所不至聞人生倒好受用不覺已是穿針過期又值七月半盂蘭盆大齋時節杭州年例人家做功果點放河燈那日還是七月十二日有一个大戶人家差人來菴裡請師父們念經做功果菴主應承了衆尼遂來商議道我們大衆去做道場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留聞官人在此須留一个

菴主公道亦以況媽媽投

相厮便好、只是忒便宜了他、只見兩尼、你也要住、我也要住、靜觀只不做聲、菴主道、人家去做功果、我自然推不得、不消說、聞官人原是靜觀引來的、你兩个討他便宜多了、今日只該着靜觀在此相陪、也是公道、衆人道、師父處得有理、靜觀暗地歎口氣。自去收拾法器經箱、連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靜觀送了出門、進來對聞人生道、此非久戀之所、怎生作个討較便好、今試期已近、君但迷戀于此、不惟攀若無分、亦且身軀難保、聞人生道、我豈不知、只爲難捨着你、故此强與衆歡、非吾願也、靜觀道、前日初會你時非

不欲、即從你作脫身之計、因為我在家中來、中途不見了、菴主必到我家裡要人、所以不便、今既在此多時了、我乘此無人在菴、與你逃去、他們多是與你有染的、心頭病怕露出來、料不好追得你、閑人生道不如此、說我是个秀才家、家中況有老母、若同你逃至我家、不但老母驚異、未必相容、亦且你菴中追尋得着、經動官府、我前程也難保、何況你身子、不知作何着落、此事行不得、我意欲待赴試之後、如得一第、要你不難、靜觀道、就是中了个舉人、也沒有就要个尼姑的理、況且萬一不中、又却如何、亦非長算、我自出

家來與人寫經寫疏得人襯錢積有百來金我攢了這裡將了這些東西做盤纏尋一个寄跡所在等待你名成了再從容家去可不好聞人生想一想道此言有理我有姑娘嫁在這里城內黃鄉宦家今已守寡極是奉佛家裡莊上造得有小菴晨昏不斷香火那菴中管燒香點燭的老道姑就是我的乳娘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領你去放在他家家菴中托我奶娘相伴着你他是衙院人家誰敢來盤問你好一面留頭長髮待我得意之後以禮成婚豈不妙哉倘若不中也等那時髮長便到處無礙了靜觀

道這个却好事不宜遲作急就去若三日之後便做不成了當下聞人生就叅至姑娘家去見了姑娘姑娘道罷寒温問道我久在此望你該來科舉了如何今日纔來有下處也未曾聞人生道好叫姑娘得知小侄因為做下處尋出一件事頭來特求姑娘周全則个姑娘道何事聞人生造个謊道小侄鄉里有一个業師楊某亡故多時他止有一女幼年間與小侄相認後來被个尼姑拐了去不知所向今小侄貪静尋下處在這裡西溪地方却在翠浮菴裡撞着了他且是生得人物十分了他心不願出家情願跟着

小侄去也是前世姻緣又是故人之女推卻不得但小侄在此科舉怕惹出事來若帶他家去又是个光頭不便欲待當官告理窮前沒閒工夫亦且沒有閒使用我想姑娘此處有个家菴是小侄奶子在裡頭管香火小侄意欲送他來姑娘菴裏頭暫住就是舊一他那里曉得了不過在女眷人家香火菴裡不爲大害若是到底無人跟尋小侄待鄉試已畢意欲與他完成這段姻緣望姑娘作成則个姑娘笑道你尋着了个陳妙常也來求我姑娘了既是你師長之女怪你不得你既有意要成就也不好叫他在菴裡住

〔此以將粧則不露矣〕

你與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來恐怕玷污了我傢地我庄中自有靜室我收拾與他住下叫他長起髮來我自叫丫鬟伏侍你亦可以長來相處若是曉來無人叫你奶子伴宿此爲兩便聞人生道若得如此姑娘再造之恩小匪就去領他來拜見姑娘了別了出門就在門外叫了一乘轎竟到翠浮巷裡進巷與靜觀說了適纔姑娘的話靜觀大喜連忙收拾將自已所有蕴昔撿了出來聞人生道我只把你藏過了等他們來家我不妨仍舊再來走走使他們不疑心着我我的行李且不要帶去靜觀道敢是你與他們

業根未斷處、聞人生道、我專心爲你、豈復有他戀、只要做得沒个痕跡、如金蟬脫殼方妙、若他坐定道是我、無得可疑了、正是科場前利害頭上、萬一被他們官司絆住、不得入試、怎好、靜觀道、我平時常獨自一个家去的、他們問時、你只推倘然不在、不如我那里去了、支吾着他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未必追尋、到得後來曉得不在娘家、你場事已畢了、我與你別作計較、離了此地、你是隔府人、他那里來尋你、尋、着了、也只索白賴、計議已定、靜觀就上了轎、聞人生把菴門掩上、隨着步行、竟到姑娘家來、姑娘一見靜

襯青頭白臉、桃花般的兩頰吹彈得破的皮肉、心裡也十分喜歡、笑道、怪道我家侄兒看上了你、你只在庄上內房裡住、此處再無外人敢上門的、只管放心對着閑人生道、我庄上房中、你亦可同住、但你若竟住在此、恐怕有人跟尋得出、反為不美、況且要進場、還須別尋下處、閑人生道、姑娘見得極是、小侄只可暫來從此靜觀、只在姑娘庄裡住、閑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明日別了、去另尋下處不題、却說翠浮菴三个尼姑做了三日功果、回來到得菴前、只見菴門虛掩的、走將進去、靜悄悄不見一人、驚疑道、多在何

不出閒人所料

巷主求極相

處去了他們心上要緊的是閒人生靜觀倒是第二着急鏁閒人生房裡去看行李書廂都在心裡又放下好些只不見了靜觀房裡又收拾得乾乾淨淨不知甚麼緣故正委决不下只見閒人生跛將進來眾尼咲逐顏開道來了來了巷主一把抱住且不及問靜觀的説話只道隔別三日心痒難熬且到房中一樂也不顧這兩个小尼川饒徑自去做事了閒人生只得勉强奉承酬暢一度纔問道你同靜觀在此他那里去了閒人生道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天晚了來不及在朋友家宿了直到今日進不知他那

里去了眾尼道想是見你去了獨自一个沒情緒自回湖州去了他在此獨受用了兩日也該讓我們等他去去再處因貪着聞人生快樂把靜觀的事到丟在一邊了誰知聞人生心却不在此處鬼混了兩三日推道要到城前尋下處衆尼不好留得把行李挑了去要尼千約萬囑道得空原到這里來伴聞人生滿口應承自去了庵主過了幾日不見靜觀消耗放心不下叫人到楊媽媽家問問說是不曾回家吃了一驚恐怕楊媽媽來着急倒不敢聲張只好密密採聽又見聞人生一去不來心裡方纔有些疑惑待

要去尋他踪跡、却不曾問得下處明白、只得忍耐着、捱至他場後還來、只見三場已畢、又等了幾日、聞人生蹤影也不見來、元來聞人生場中甚是得意、出場來竟到姑娘庵上與靜觀一處了、那里還想着翠浮庵中、翠浮庵二尼望不見到、恨道天下有這樣薄情的人、靜觀未必不是他拐去了、不然便是這樣不來、也沒解說、思量要把拐騙來告他、又礙着自家多洗不清、怕惹出嘴來、正商量到場前尋他、或是問到他湖州家裏去吵他、終是女人輩、沒有定見、却又撞出一場巧事來、說話間、忽然門外有人敲門得緊、衆尼

多心裡疑道、敢是問人生來也、齊走出來開了門看、只見一乘大轎、三四乘小轎、多在門首歇着、敲門的家人報道、安人到此、菴主却認得是下路來的恭安人、慌忙迎接、只見大轎裡安人走出來、傍邊三四个養娘出轎來、擁着進菴、坐定了、寒溫過、獻茶已畢、安人打發家人們到船上伺候、我在此過午下船、家人們各去了、安人走進菴主房中來、安人道、自從我家老爺過、我就不曾來此、已三年了、菴主道、安人今日貴脚踏賤地、想是完了孝服、纔來燒香的、安人道、正是、菴主道、如此秋光、正好捫耍、安人嘆了一口氣道、

有甚心情游耍、菴主有些瞧科、挑他道、敢是爲沒有了老爹、冷靜了些、安人起身、把門掩上、對菴主道、我一向把心腹待你、你不要見外、我和你說句知心話、你方纔說我冷靜、我想我止隔得三年、尚且心情不奈煩、何况你們終身獨守、如何過了、菴主道、誰說我們獨守、不瞞安人說、全虧得有个把主兒相伴、一相伴、不然冷落死了、如何熬得、安人道、你如今見有何人、菴主道、有个心上妙人、在這里科舉的小秀才、這兩日一去不來、正在此設計商量、安人道、你且丟着此事、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你盡心與我做着、冒敎

要偷和尚反着尼姑

你快活、菴主道、何事安人道我前日在邪慶寺中進香、下房頭安歇、這房頭有个未淨頭的小和尚生得標緻異常、我瞞你不得、其實隔絕此事多時、忍不住動火起來、因他上來送茶、他自道年幼不避忌、軟嘴搨舌甚是可愛、我一時迷了、遣開了人、抱他上床要試他做做此事、看誰知這小廝渾知滋味、比着大人家更是雄健、我實是心忍在他身上、捨不得他了、我想了一夜、我要帶他家去、須知我是寡居要防生人眼、恐怕壞了名聲、亦且拘拘束束、躲躲閃閃、怎能勾像意、我今與師父商量把他來師父這里淨了頭、他

面覥嬌嫩。只認做尼姑。我歸去後師父帶了他竟到我家來。說是師徒兩个來投我。我供養在家裡庵中。連我合家人只認做你的女徒。我便好像意做事。不是神鬼不知的所以今日特地到此要你做這大事你若依得你也落得些快活有了此人隨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菴主道安人高見妙策只是小尼也沾沾手恐怕安人吃醋安人道我要你幫襯做事怎好自相妬忌到得家裡我還要牽你來做了一床等外人永不疑心方纔是妙哩菴主道我的知心的安人這等說我死也替你去我這裡三个徒弟前日不見

了一个小的今恰好把來抵補一發好端生人只是
如何得他到這里來安人道我約定他在此他許我
背了師父隨我去的敢就來也正說之間只見一个
赤尼敲門進房來道外邊一个擺頭小厮子在那里
問安人安人忙道是了快喚他進來只見那小厮望
內就走兩个小尼見他生得標緻个个眉花眼笑安
人見了點點頭叫他進來他見了菴主作个揖菴主
一眼不霎估定了看他安人拽他手過來問菴主道
我說的如何菴主道我眼花見了善財童子身子多
軟攤了安人吠將起來菴主且到竈下看齋就把連

些話與兩个小尼說了小尼多咬着指頭道有此妙事庵主道我多分隨他去了小尼道師父撤了我們自去受用庵主道這是天賜我的衣食你們在此料也不空過大家喫了一回庵主復進房中只見安人摟着小猴正在那裏說話見了庵主倚在扶手匣裏取出十兩一包銀子來與他道只此為定我今留此子在此我自開船先去了十日之內望你兩人到我家來千萬勿悮安人又叮囑那小猴幾句話出到堂屋裡吃了齋自上轎去了庵主送了出去關上大門進來見了小猴真若黑夜裡拾得一顆明珠且來

摟他去親嘴把手摸他陽物兒捏捏搯搯後生家火動了一直挺將起來菴主忙解袴就他弄了一度喜不可言對他道今後我與某安人合用的了只這幾夜且讓我着尊罪就取剃刀來與他落了髮仔細看一看咲道也到與靜觀差不多到那里少不得要个法名仍叫做靜觀罷其夜就同菴主一床睡了極得兩个小尼姑噹乾了唾沫明日收拾了叫个船竟到下路去分付兩个小尼道你們且守在此我到那里看光景若好稍个信與你們畢竟不來隨你們散夥家去罷楊家有人來問只說靜觀隨師父下路人

家去了。兩尼也巴不得師父去了。大家散火。連聲答應道。都理會得。從此老尼與小厮兩下船來。人面前認爲師弟。晚夕去只做夫妻。不多幾月。到了那一家竟做尼姑。進養住好些人。不時請師徒進房留宿。常是三个做一床。尼姑又教些人許多取樂方法。三个人只多得一顆頭。齊興浮光。那少年男子。不敵兩个中年老陰。幾年之間。得病而死。衆人哀傷斷腸。也不久。其故老尼被那家寄他事故。告了他偷盜。監了。追贓。死于獄中。這是後話。且說翠浮菴從翠主夫後靜觀的事。一發無人提起。安安穩穩住在菴上。只見

揭了曉聞人生已中了經魁喜欣欣來見姑娘又私下與靜觀相見各各快樂自此日裡在城中完這些新中式的世事晚上到姑娘庵上與靜觀敘宿家地叫人去尋浮菴打聽已知菴主他往兩小尼各歸俗家去了菴中空鎖在那里回覆了靜觀掉下了老大一个疙瘩聞人生事體已完想要歸湖州來與姑娘商議靜觀髮未長要回未得仍留在姑娘這里待我去會試再處靜觀又囑付道連我母親處也未可使他知道我出家是他的主意如何驀地還俗且待我頭髮長了與你雙歸他纔拗不得聞人生道多是

伏此語

天下樂事無過此

有見識的話別了榮歸拜過母親把靜觀的事並不提起到得十月盡邊要去會試來見姑娘此時靜觀頭髮齊肩可以梳得个假髻了聞人生意欲帶他去會試姑娘勸道我看此女德性溫淑堪為你配既要做正經婚姻豈可仍復私下帶來帶去不像事體仍留我庄上住下等你會試得意榮歸他髮已盡長此時只認是我的繼女迎歸花燭豈不正氣聞人生見姑娘說出一段大道理話只得忍情與靜觀別了進京會試果然一舉成名中了二甲禮部觀政同年錄上先刻了聘楊氏就起一本給假歸娶奉 旨准給

花紅表禮以備喜筵、馳驛還家、拜過母親、母親問知
歸、要問道、你自幼未曾聘定今要何人、聞人生道、好
教母親得知、孩兒在杭州姑娘家有个繼女許下孩
兒了、母親道、為何我不曾見說、聞人生道、母親日後
自知、選个吉日、結起綵船花紅鼓樂竟到杭州閑內
黃家來拜了姑娘、說了奉旨歸娶的話、姑娘大喜道、
我前者見識如何、今日何等光彩、光與靜觀相見了、
執手各道別情、靜觀此時已是內家裝扮了、又道黃
夫人待他許多好處、已自認義為乾娘了、黃夫人親
自與他插戴了、送上綵轎、下了船、船中起好日歸了

花燭。正是

紅羅帳裡依然兩个新人錦被窩中各出一般舊物

到家裡齊齊拜見了母親母親見媳婦生得標緻心下喜歡又見他是湖州聲口問道既是杭州娶來爲何說這裡的話聞人生方把楊家女兒錯出了家從頭至尾的事說了一遍母親方纔明白次日聞人生同了靜觀竟到楊家來先拿子壻的帖了與丈人又一內弟的帖與小舅楊媽媽只道是錯了再問不收女兒只得先自走將進來叫一聲娘媽媽見是一个尼

冠霞帔的女孩吃那一驚不小、慌忙爬起來、一時認不出了、女兒道、娘休驚怪、女兒郎是翠浮菴換觀是也、媽媽聽了聲音、再看面龐、纔認得出、只是有了頭髮、妝扮異樣、若不仔細、也要錯過、媽媽道、有一年多不見你、而又無音耗、後來聞得你同師父到那里下路去了、好不記掛、今年又着人去看、菴中鬼影也無、正自思念你、沒個是處、你因何從到此地位、女兒纔把去年搭船相遇、直到此時奉旨完婚、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個楊媽媽雙腳亂跳、口扯開了、收不攏來、叫兒子去快請姊夫進來、兒子是學堂中出來

的也儘曉得趣蹺便拱了聞人生進來一同娟娟出
立拜見了楊媽媽此時真如睡裡夢裡媽媽道早知
你有這一日為甚把你送在菴裡去女兒道若不送
在菴中也不能勾有這一日當下就接了楊媽媽到
聞家過門同生喜筵大吹大擂更餘而散此後聞人
生在宦途時有蹉跌不甚像意年至五十方得腰金
而歸楊氏女得封恭人林下偕老聞人生曾遇着高
明的相士問他宦途不稱意之故相士道犯了少年
時風月損了些陰德故見如此聞人生也甚悔翠浮
菴少年孟浪之事常與人說尼菴不可擅居以此為

戒道不足愉期得成正果之話若非前生分定如何得遂梳背緣有詩為証

主婚靡不仗天公　堪嘆人生盡聵聾
若道姻緣人可強　氤氳使者有何功

拍案驚奇卷三十四　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詩云

從來欠債要還錢　冥府於斯倍灼然
若使得來非分內　終須有日復還原

却說人生財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東西縱然他強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還別人的從來因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盡述在下先揀一箇希罕些的說來做箇得勝頭回晉州古城縣有一箇人名與張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箇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却有些短見薄識要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

孝感

有本心

寃

箇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儘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箇趙廷玉是箇貧難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埋曉得張善友家事有餘起心要去偷他些來用算計了兩日果然被他挖箇墻洞偷了他五六十兩銀子去將母親殯葬訖自想道我本不是沒行止的只因家貧無錢葬母做出這箇短頭的事來擾了這一家人家今生今世還不的他來生來世是必填還他則箇張善友次日起來見了壁洞曉得失了賊查點家財箱籠裡沒了五六十兩銀子張善友是箇富家也不十分放在心上道是命該

失脫唉口氣罷了、唯有李氏切切於心道有此一項銀子、做許多事生許多利息、怎捨得白白被盜了去、正在納悶間、忽然外邊有一箇和尚來尋張善友、張善友出去相見了、問道師父何來、和尚道老僧是五臺山僧人、爲因佛殿坍損、下山來抄化、將造抄化了多時、積得有百來兩銀子、還少些箇、又有那上了疏未曾勾銷的、今要往別處去走走、討這些佈施、身邊所有銀子、不便携帶、恐有失所、要尋箇寄放的去處、一時無有、一路訪來、聞知長者好善、是箇有名的檀越、特來寄放這一項銀子、待別處討足了就來取回

不宜交付渾家亦是喜友失處故受其累

本山去也張善友道這是勝事師父只管寄放在捨下萬無一悞只等師父事畢來取便是當下把銀子看驗明白點討件數拿進去交付與渾家了出來留和尚喫齋和尚道不勞檀越費齋老僧心忙要去蘇化善友道師父銀子弟子交付渾家收好在裡面倘若師父來取時弟子出外必須先分付停當交還師父便了和尚別了自去抄化那李氏撥得和尚銀子在手滿心歡喜想道我纔失得五六十兩這和尚倒送將一百兩來豈不是補還了我的鈌還有得多哩就起一點心打帳要賴他的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嶽

廟裡燒香求子去對渾家道我去則去有那五臺山的僧所寄銀兩前日是你收着若他來取時不論我在不在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喫你便整理些蔬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德李氏道我曉得張善友自燒香去了去後那五臺山和尚抄化完了却來問張善友取這項銀子李氏便自賴道張善友也不在家我家也沒有人寄甚麼銀子師父敢是錯認了人家了和尚道我前日親自交付與張長者長者收拾進來交付孺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我若見你的我眼裏出血和尚道這等說要賴我的了李氏

又道我賴了你的、我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賭咒、明知白賴了、爭奈是箇女人家、又不好與他爭論、得和尚沒計奈何、合着掌念聲佛道阿彌陀佛我是十方抄化來的佈施、要修理佛殿的、寄放在你這裡、你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銀子、到那生那世、少不得要填還我、帶着悲恨而去、過了幾時、張善友回來、問起和尚銀子、李氏哄丈夫道、別你去了、那和尚就來取、我雙手還他去了、張善友道、好好也完了一宗事、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子之後、家私火燄也似長將起來、再過了五年、又生一箇、

共生兩箇兒子、大的小名叫做乞僧、次的小名叫做福僧、那乞僧大來極會做人家、披星帶月、早起晚眠、又且生性慳吝、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肯輕費着一箇錢、把家私掙得惹大、可又作怪、一般兩箇弟兄同胞共乳、生性絶是相反、那福僧每日只是喫酒賭錢、養婆娘、做子弟、把錢鈔不着疼熱的使用、乞僧旁看了、是他辛苦掙來的、老大的心疼、福僧每日有人來討債、多是瞞着家裡、外邊借來花費的、張善友要做好漢的人、怎肯交兒子被人逼迫門戶不清的、只償一世一世填還了、那乞僧只叫得苦、張善友疼着

發所必　恭不如　要分

大孩兒苦掙、恨着小孩兒蕩費、偏喫虧了、立箇主意、把家私匀做三分、分開他弟兄們各一分、老夫妻留一分、等做家的自做家、破敗的自破敗、省得歹的累了好的、一總凋零了、那廝儕是箇不成器的肚腸、倒要分了、自踩自在、別無拘束、正中下懷、家私到手、正如

湯潑瑞雪、　風捲殘雲、

不上一年、便得光光蕩蕩了、又要分了爹媽的這半分、也自沒有了、便去打攪哥哥、不睬他不應承、這哥哥的也、你擺不來、他是箇做家的人、怎生受得過、氣

得成病一臥不起求醫無效看看至死張善友道成家的倒有病敗家的倒無病五行中如何這樣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若在心頭說不出來那乞僧氣蠱已成畢竟不痊死了張善友夫妻大痛無聲那福僧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家私落得是他受用一毫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一發捨不得大的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僧也沒有一些苦楚帶着母喪只在花街柳陌逐日混帳淘虛了身子害了癆瘵之病又看看死來張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便是敗家的留得箇種也好論不得成器

不成器了正是

前生注定今生案　天數難逃大限催

福僧是個一絲兩氣的病將節到來如三更油盡的燈不覺的息了張善友雖是平日不像意他的而今自念兩兒皆死媽媽亦亡单单剩得老身怎繇得不苦痛哀切自道不知作了什麽罪業今朝如此果報得沒下稍一頭憤恨一頭想道我這兩個業種是東嶽求來的不爭被你閻君勾去了東嶽敢不知道我如今到東嶽大帝面前告苦一番大帝有靈勾將閻神來或者還了我個把兒子也不見得也是他苦痛

無聊，痴心想到此，果然到東嶽縣前哭訴道，老漢張善友一生修善，便是俺那兩個孩兒和媽媽也不曾做甚麼罪過，却被閻神屈屈勾將去，单剩得老夫只望神明將閻神追來，與老漢折証一個明白。若果然該受這業報，老漢死也得瞑目。訴罷，哭倒在地，一陣昏沉，暈了去。朦朧之間，見個鬼使來對他道，閻君有勾，張善友道，我正要見閻君，問他去。隨了鬼使，竟到閻君面前，閻君道，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嶽告我。張善友道，只為我媽媽和兩個孩兒不曾犯下什麼罪過，一時都勾了去，有此苦痛，故此哀告大帝。徹主閻王

道、你要見你兩箇孩兒麽、張善友道、怎不要見、閻王
命鬼使召將來、只見乞僧、福僧兩箇齊到、張善友喜
之不勝、先對乞僧道、大哥、我與你家去來、乞僧道、我
不是你什麽大哥、我當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你家
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了你家、俺
和你不親了、張善友見火的如此說了、只得對福僧
說、既如此、二哥隨我家去了也罷、福僧道、我不是你
家甚麽二哥、我前身是五臺山和尚、你少了我的、你
如今也加百倍還得我、我勾了、與你沒相干了、張善友
喫了一驚、道、如何我少五臺山和尚的、怎生得媽媽

來一問便知閻王已知其意說道張善友你要見渾家不難叫鬼卒與我開了酆都城拿出張善友妻李氏來鬼卒應聲去了只見押了李氏披枷帶鎖到殿前來張善友道媽媽你為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我生前不合混賴了五臺山和尚的銀子死後叫我歷遍十八層地獄我好苦也張善友道那銀子我只道還他去了怎知賴了他的這是自作自受李氏道你怎生救我扯着張善友大哭閻王震怒拍案大喝張善友不覺驚醒乃是睡倒在神案前做的夢明明白白纔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債主住了悲哭出

家備行去了

方信道暗室虧心　難逃他神目如電
今日箇顯報無私　怎倒把閻君埋怨

在下為何先說此一段因果只因有箇貧人把富人的銀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幾多年一錢不破後來不知不覺雙手交還了本主這事更奇聽在下表白一遍宋時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有個秀才姓周名榮祖字伯成渾家張氏那周家先世廣有家財祖公公周奉敬重釋門起盖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念佛到他父親手裡一心只做人家為因修理宅舍不

亦不捨得之命正是窮狀

此不捨得亦然

捨得、另辦木石磚瓦、就將那所房院盡折毀來用了、比及宅舍功完、得病不起、人皆道是不信佛之報、父親既死、家私裏外、通是榮祖一個掌把、那榮祖學成滿腹文章、要上朝應舉、他與張氏生得一子、尚在襁褓、乳名叫做長壽、只因妻嬌子幼、不捨得、他撇、商量三口兒同去、他把祖上遺下那些金銀成錠的、做一窖兒、埋在後面牆下、怕路上不好攜帶、只把零碎的細軟的、帶些隨身、房廊屋舍、着個當直的看守、他自去了、話分兩頭、曹州有一個窮漢、叫做賈仁、真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又不會

做什麽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墻、和泥托坯、擔水運柴、做坌工生活度日、晚間在破窑中安身、外人見他十分過的艱難、都喚他做窮賈兒、却是這個人稟性古怪拘拗、常道總是一般的人、别人那等富貴奢華、偏我這般窮苦、心中恨毒、有詩爲證、

又無房舍又無田、　每日城南窰内眠、
一般帶眼安眉漢、　何事囊中偏没錢、

亦是詩人奇事

說那賈仁心中不伏氣、每日得閒空、便走到東嶽廟中、苦訴神靈道、小人賈仁特來禱告、小人想有那等騎鞍壓馬、穿羅着錦、喫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

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遊地眠炙地臥兀的不窮殺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貴也爲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聖可憐見咱日日如此真是精誠之極有感必通果然被他哀告不過感動起來一日禱告畢睡倒在廊簷下一靈兒被殿前靈派侯攝去問他終日埋天怨地的緣故賈仁把前言再述一遍哀求不已靈派侯也有些憐他與那增福神查他衣祿食祿有無多寡之數增福神查了回覆道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抛撇淨水作賤五

乞人看眼

一點小孝便可消除罪孽不小

穀、今世當受凍餓而死、賈仁聽說慌了、一發哀求不止道、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是必做箇好人、我爺娘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化之後、不知甚麽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爺娘墳上燒錢裂紙、澆茶奠酒、淚珠兒至今不曾乾、我也是箇行孝的人、靈派侯道、吾神試點檢他平日所爲、雖是不見別的善事、却是窮養父母也是有的、今日據着他埋天怨地、正當凍餓、念他一點小孝、可又道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艸、吾等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看有別家無碍的福力、借與他些、與他一箇

謝見當費

假子孝養至死償他這一點孝心罷增福神道小聖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為他折毀佛地一念差池合受一時折罰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權借與他二十年待到限期已足着他雙手交還本主這箇可不兩便靈派侯道這箇使得喚過賈仁把前話分付他明白叫他牢牢記取比及你去做財主時索還的早在那裏等了賈仁叩頭謝了上聖濟拔志恩心禮道已是財主了出得門來騎了高頭駿馬放箇轡頭那馬見了鞭影飛也似的跑把他一交攧翻大喊一聲却是南柯一夢身子還睡

在廟簷下、想一想道、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那一家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該做財主、一覺醒。來。財主在那裏。○○○○○莫是心頭想、信他則甚、昨日大戶人家、要打墻、叫我尋泥坯、我不免去尋問一家、則箇出了廟門去、真是時來福湊、恰好周秀才家裡看家當直的、因家主出外、未歸、正缺少盤纏、又撇開離着、被賊偷得精光、家裡別無可賣的、止有後園中這一垛舊坍墻、想道要他沒用、不如把泥坯賣了、且將就做盤纏度日、走到街上、正撞着賈仁、曉得他是慣與人打墻的、就把這話央他去賣、賈仁道、我這家正要

只怕移目的財主也在那裡

泥匠論個價錢、吾自來挑也、果然走去說定了價、挑件一擔、筭一擔、擔開了後園、憑賈仁自掘自挑、賈仁帶了鐵鍬鋤頭土筐之類來動手、剛扒倒得一堵、只見牆脚之下、拱開石頭、那泥簌簌的落將下去、恰像底下是空的、把泥撥開、泥下一片石板、撬起石板、乃是蓋下一箇石槽、滿槽多是土墼塊一般大的金銀、不計其數、傍邊又有小塊零星楔着、喫了一驚道、神明如此有靈、已應着昨夢、慨今日有分做財主了、心生一計、就把金銀放些在土筐中、上邊覆着泥土、裝了一担、且把在地中挑未盡的、仍用泥土遮蓋、以

承家又是何處來的

待再挑他挑着担竟往棲身的破窑中權且埋着神鬼不知運了一两日都運完了他是極窮人有了這許多銀子也是他時運到來且會擺撥先把些零碎小錁買了一所房子住下了逐漸把窑裡埋的又搬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慢慢衍將大來不上幾年蓋起房廊屋舍開了解典庫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長將起來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平日叫他做窮賈兒的多改口叫他是員外了又娶了一房渾家却是寸男尺女皆無空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宅也沒一箇承領

正是財主和

此想頭便是此送人來年

又有一件作怪雖有了這樣大家私生性慳吝苦尅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他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要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所以又有人叫他做慳貲兒請着一箇老學究叫做陳德甫在家裏處館那館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解鋪裏上些帳目管些收錢舉債的勾當賈員外日常與陳德甫說我枉有家私無箇後人承領自巳生不出街市上但遇着賣的或是肯過繼的是男是女尋一箇來與我兩口兒暖老也好說了不則一番陳德甫又轉分付了酒務的店小二倘

有相應的、可來先對我說、這裡一面尋瑱玲之子、不在話下、卻說那周榮祖秀才自從同了渾家張氏、孩兒長壽三口兒應舉去後、怎奈命運未通、功名不遂、這也罷了、豈知到得家裡、家私一空、止留下一所房子去、苦尋牆下所埋祖遺之物、但見牆倒泥開、剛剩得一個空石槽、從此衣食艱難、索性把這所房子賣了、復是三口兒去洛陽探親、偏生這等時運、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退雷轟薦福碑

那親眷久已出外、弄做個滿船空載月明歸、身邊盤纏用盡、到得曹南地方、正是暮冬天道、下着連日大

雪三日兒身上俱各单寒好生行走不得有一篇正宮調滚繡毬爲証

是誰人碾就瓔瑤柱丁節、是誰人剪氷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粧就殿閣樓臺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便有那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訪戴則這三日兒也不索倒玉拱眼見得一家受盡千般苦可甚麼十謁朱門九不開委實難捱

當下裴氏道似這般風又大雪又緊怎生行去且在

小二亦貧人也

那裡避一避也好、周秀才道我們到酒務裏避雪去、兩口兒帶了小孩子、投到一箇店裏來、店小二接着道可是要買酒喫的、周秀才道可憐我那得錢來買酒喫、店小二道不喫酒到我店裏做甚、秀才道小生是箇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回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衣肚裡無食、來這里避一避、店小二道避避不妨、那一箇頂着房子走哩、秀才道多謝哥哥叫渾家領了孩兒同進店來、身子忔扑扑的寒顫不住、店小二道、秀才官人你每受了寒了、喫杯酒不好、秀才喫道我纔說沒錢在身邊、小二道可憐可憐那里不

是積福處我捨與你一杯燒酒喫不要你錢就在把
財利市酒簡那供養的三杯酒內取一杯遞過來開
秀才喫了覺道和緩了好些渾家在傍聞得酒香也
要杯兒散寒不好開得口正與開秀才說話告小二
聽得意思遞道有心做人情兒再與他一杯又取那
第二杯遞過來道娘子也喫一杯秀才謝了遞與
渾家喫那小孩子長壽不知好歹也要討喫秀才
簌簌地掉下淚來道我兩個也是這哥哥好意與我
每喫的怎生又有得到你小孩子便哭將起來小二
問知緣故一發把那第三杯與他喫了就問秀才道

看你這樣艱難你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秀
才道一時撞不着人家要小二道有箇人要你與娘
妙接過
子商量去秀才對渾家道娘子你聽麽賣酒的哥哥
說你們這等饑寒何不把小孩子與了人他有箇人
可憐
家要渾家道若與了人家倒也强似凍餓死了只要
那人養的活便與他去罷秀才把渾家的話對小二
說小二道好教你們喜歡這里有箇大財主不曾生
得一箇兒女正要一箇小的我如今領你去你且在
此坐一坐我尋將一箇人來小三二脚兩步走到對
門與陳德甫說了這箇緣故陳德甫踱到店裏問小

二道、在那里小二叫周秀才與他相見了、陳德甫一、眼看去見了小孩子長壽、便道好箇有福相的孩兒就問周秀才道先生那裡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就肯賣了這孩兒周秀才道小生本處人氏姓周名榮祖、因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情願過房與人爲子先生你敢是要麼、陳德甫道我不要這里有箇賈老員外他有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無若是要了這孩兒久後家緣家計都是你這孩兒的秀才道既如此先生作成小生則箇陳德甫道你跟着我來同秀才叫渾家領了孩兒一同跟了陳德甫到這

此念亦由皆是神使之也

家門首陳德甫先進去見了賈員外員外問道一向所說尋孩子的怎麽了陳德甫道員外且喜有一箇小的了員外道在那里陳德甫道現在門首員外道是箇甚麽人的陳德甫道是箇窮秀才員外道秀才倒好可惜是窮的陳德甫道員外說得好咲那有富的來賣兒女員外道叫他進來我看看陳德甫出來與周秀才說了領他同兒子進去秀才先與員外叙了禮然後叫兒子過來與他看員外看了一看見他生得青頭白臉心上喜歡道果然好箇孩子就問了周秀才姓名轉對陳德甫道我要你這箇小的須要

他立紙文書陳德甫道員外要怎麽樣寫員外道雖過寫道立文書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愿將自己親兒某過繼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陳德甫道只叫員外勾了又要那財主兩字做甚員外道我不是財主難道叫我窮漢陳德甫曉得是有錢的心性只順着道是是只依着寫財主罷員外道還有一件要緊後面須寫道立約之後兩邊不許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罰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用陳德甫大咲道這等那正錢可是多少員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寫着他要得我多少我財主家心性指甲裡彈出來的可也喫

不了。陳德甫把這些話一一與周秀才說了。周秀才只得依着口裡念的寫去。寫到罰一千貫。周秀才停了筆道。這等我正錢可是多少。陳德甫道。知他是多少。我恰纔也是這等說。他道我是箇巨富的財主。他要的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的。着你喫不了哩。周秀才也道。說得是。依他寫了。却把正經的賣價。竟不曾填得明白。他與陳德甫也多是迂儒。不曉得這些圈套。只道口裡說得好聽。料必不輕的。豈知做財主的。專一苦尅算人。討着小便宜。口裡便甜如蜜。也聽不得的。當下周秀才寫了文書。陳德甫也與賈員外收了。

赤子之心

員外就領了進去、與媽媽看了、媽媽也喜歡、此時長壽已有七歲、心裡曉得了、員外教他道、此後有人問你姓什麼、你便道我姓賈長壽道我。自姓周、那賈媽媽道好兒子、明日與你做花花襖子穿、有人問你姓只說姓賈長壽道便做大紅袍與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員外心裡不快、覓不來打發周秀才、秀才催促陳德甫、德甫轉催員外、員外道他把兒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罷了、陳德甫道他怎麼肯去、還不曾與他恩養錢哩、員外就起個賴皮心、只做不省得道甚麼恩養錢、隨他與我些罷、陳德甫道這個員外、你要人他爲

飯詞奇理莫非則主求也

妙語

無錢纔賣這箇小的、怎麽倒要他恩養錢、員外道、他因爲無飯養活兒子、纔過繼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道、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爲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回家做盤纏、怎這等要他員外道、立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是翻悔之人、教他罸一千貫還我、領了這兒子去、陳德甫道、員外怎如此關人、要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經員外道、陳德甫看你面上、與他一貫鈔、陳德甫道、這等一箇孩兒、與他一貫鈔忒少、員外道、一貫鈔、許多寶

手裡我冒人使一貫鈔似挑着一條筋你是窮人怎倒看得這樣容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兒子落了好處敢不要錢也不見得陳德甫道那有這事不要錢不賣兒子了再三說不聽只得拿了一貫鈔與周秀才秀才正走在門外與渾家說話安慰他道且喜這家果然富厚已立了文書這事多分可成長壽兒也落了好地了渾家正要問道補倒多少錢鈔只見陳德甫拿得一貫出來渾家道我幾杯兒水洗的孩兒偌大怎生只與我一貫鈔便買個泥娃娃也買不得陳德甫把這話又進去與員外說員外道那

妙語

提着這綫時些作人難以為債

句句妙非用主不能

深商用小賢人也

泥娃娃須不會喫飯常言道有錢不買張口貨因他養活不過纔賣與人等我肯要就勾了如何還要我錢既是陳德甫再三說我再添他一貫如今再不添了他若不肯白紙上寫着黑字教他拿一千貫來領了孩子去陳德甫道他有得這一千貫時倒不賣兒子了員外發作道你有得添添他我却沒有陳德甫嘆口氣道是我領來的不是了員外又不肯添那秀才又怎肯兩貫錢就住我中間做人也難也是我在門下多年今日得過繼見子是個美事做我不着成全他兩家罷就對員外道在我館錢內支兩貫湊成

四貫打發那秀才罷員外道大家兩貫孩子是誰的陳德甫道孩子是員外的員外哭逐顏開道你出了一半鈔孩子還是我的這等你是箇好人依他又支了兩貫鈔帳簿上要他親筆註明白了共成四貫拿出來與周秀才道這員外是這樣慳吝苦尅的出了兩貫再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兩月的館錢湊成四貫送與先生先生你只要見了落了好處不要計論多少罷周秀才道甚道理倒難為着先生陳德甫道只要久後記得我陳德甫周秀才道賈員外則是兩貫先生替他出了一半這倒是先生齊發了小生

這恩德怎敢有忘。與孩兒出來，叮囑他兩句，我每去罷。陳德甫叫出長壽來，三個抱頭哭箇不住。分付道：爹娘無奈賣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饑寒凍餒。只要曉得些人事，敢這家不虧你。我們得便來看你就是。小孩子不捨得爹娘，吊住了只是哭。陳德甫只得去買些菓子來哄住了他，騙了他進去。周秀才夫妻自去了。那賈員外過繼了箇兒子，又且放着刁勒買的，不費大錢，竹得其樂，就叫他做了賈長壽。曉得他已有知覺，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舊話，也不許他周秀才通消息往來，古古怪怪，防得水泄不通。豈

卻蹺蹊地移花接木已自雙手把人家交還他那長壽大來也看看把小時的事忘懷了只認賈員外是自己的父親可又作怪他父親一文不使半文不用他卻心性闊大看那錢鈔便是土塊般相似人道是他有錢多順口叫他爲錢舍那時媽媽亡故賈員外得病不起長壽要到東嶽燒香保佑父親與父親討得一貫鈔他便背地與家僮興兒開了庫帶了好些金銀寶物去了到得廟上來其時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明日是東嶽聖帝誕辰那廟上的人好不來的多天色已晚揀着廊下一箇乾淨處所歇息可先有一對

兒老夫妻在那里。但見

儀容黃瘦，衣服單寒。男人頭上儒巾，大半是塵埃堆積；女子脚跟羅襪，兩邊泥土粘連。定然終日道途間，不似安居閨閣內。

你道這兩個是甚人？元來正是賈兒子的周榮祖秀才夫妻兩個。只因兒子賣了，家事已空，又往各處投人不着，流落在他方十來年。乞化回家，思量要來賈家探取兒子消息。路經泰安州，恰遇聖帝生日，曉得有人要寫疏頭，思量賺他幾文來，央廟官。廟官此時也用得他着，留他在這廊下的，因他也是箇窮秀才。

廟官好意揀這塊乾淨地與他、豈知賈長壽見這搭地好、叫興兒趕他開去、興兒狐假虎威、喝道叫花子快走開去、讓我們、周秀才道你們是什麼人、興兒就打他一下道、錢舍也不認得、問是什麼人、周秀才道、我須是問了廟官、在這裏住的、什麼錢舍來趕得我、長壽見他不肯讓、喝教打他、興兒正待廝打、周秀才大喊、驚動了廟官、走來道甚麼人如此無禮、興兒道、賈家錢舍要這搭兒安歇、廟官道家有家主、廟有廟主、是我留在這裏的秀才、你如何用強奪他的宿處、興兒道、俺家錢舍有的是錢、與你一貫錢借這塌兒

世上誰人不見錢改口

叫地歇息、廟官見有了錢、就改了口、道我便叫他讓你罷、勸他兩箇另換箇所在、周秀才好生不伏氣、沒奈他何、只得依了、明日燒罷香、各自散去、長壽到得家裡、賈員外已死了、他就做了小員外、掌把了偌大家私、不在話下、且說周秀才自東嶽下來、到了曹南村、正要去查問賈家消息、一向不回家、把巷陌多生踈了、在街上一路慢訪問、忽然渾家害起急心疼來、望去一箇藥鋪、牌上寫着施藥、急走去求得些來喫下、好了、夫妻兩口走到鋪中謝那先生、先生道、不勞謝得、只要與我揚名、指着招牌上字道、須記我是陳

德甫周秀才點點頭念了兩聲陳德甫對渾家道這陳德甫名兒好熟我那里曾會過來你記得麼渾家道俺賣孩兒時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周秀才道是是我正好問他又走去叫道陳德甫先生可認得學生麼德甫相了一相道有些面熟周秀才道先生也這般老了則我便是賣兒子的周秀才陳德甫道還記得我齎發你兩貫錢周秀才道此恩無日敢忘只不知而今我那兒子好麼陳德甫道好教你歡喜你孩兒賈長壽如今長立成人了周秀才道老員外呢陳德甫道近日死了周秀才道好一個慳刻的人陳

打不
相識

德甫道如今你孩兒做了小員外、不比當初老的了、且是仗義踈財、我這施棄的本錢也是他的、周秀才道、陳先生怎生着我見他、一面陳德甫道先生你同嫂子在舖中坐一坐、我去尋將他來、陳德甫走來尋着賈長壽、把前話一五一十的對他說了、那賈長壽雖是多年、沒人題破、見說了、轉想幼年間事、還自隱隱記得、急忙跑到舖中來要認爹娘、陳德甫領他拜見、長壽看了、摸摸、喫了一驚道、泰安州打的就是他、怎麽了、周秀才道、這不是泰安州奪我兩口兒衙處的麽、渾家道、正是、叫得甚麽錢舍、秀才道、我那時受

邪其實逆

金[illegible]何[illegible]前[illegible]不[illegible]因何故人所見作此重事

他的氣不過邪知郎是我兒子長壽道孩兒其實不認得爹娘一時冲撞望爹娘恕罪兩口兒見了兒子心裡老大喜歡終久乍會之間有些生煞煞長壽過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着泰安州的氣來忙叫興兒到家取了一匣金銀來對陳德甫道小侄在廟中不認得父母冲撞了些個今先將此一匣金銀陪個不是陳德甫對周秀才說了周秀才道自家兒子如何好受他金銀陪禮長壽跪下道若爹娘不受兒子心裏不安望爹娘將就包容周秀才見他如此說只得收了開來一看吃了一驚原來這銀子上鑿着周奉。

同[illegible]中人如賈之[illegible]身品〻却斯何也

記周秀才道、可不原是我家的、陳德甫道怎生是你家的、周秀才道我祖公叫做周奉是他鑿字記下的先生你看那字便明白、陳德甫接過手看了道是倒是了、既是你家的、如何却在賈家、周秀才道學生二十年前、帶了家小上朝取應去、把家裡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已後歸來、盡數都不見了、以致赤貧了見子、陳德甫道賈老員外原係窮鬼、與人脫土坯的、以後忽然暴富起來、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着了所以如此、他不生兒女、就過繼着你家兒子、承領了這家私、物歸舊主、豈非天意、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兩

明眼

文不用不捨得浪費了一些元來不是他的東西只當在此替你家看守罷了周秀才夫妻感嘆不已長壽也自驚異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陳德甫荅他昔年兩貫之贄陳德甫推辭了兩番只得受了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就在對門叫他過來也賞了他一錠那店小二因是小事也忘記多時了誰知出于不意得此重賞歡天喜地去了長壽就接了丈人到家去住周秀才把適纔匣中所剩的交還兒子叫他明日把來散與那貧難無倚的須念着貧時二十年中苦楚又叫兒子照依祖公公時節

這所佛堂夫妻兩箇在內雙修賈長壽仍舊復了賈周姓賈仁空做了二十年財主只落得一文不使仍舊與他沒帳可見物有定主如此世間人枉使壞了心機有口號四句爲証

想爲人稟命生於世　但做事不可瞞天地
貧與富一定不可移　笑愚民枉使欺心計